

◆ 微观安庆

怀宁金鸡碑立碑人之墓

张全海

2026年3月2日晚上九点半，怀宁县洪铺镇派出所刘和虎所长给我发来一张明代墓碑照片和墓地视频，让我鉴定一下此墓的价值。我看视频中显示坟冢上有一个新被挖开的大坑，便知道这个墓应该是被盗了，墓主的后代向当地派出所报了案。墓碑上的文字清晰可见，墓主姓名有“进儒杨公”字样，立碑人有“杨应通”字样，立碑时间是明崇祯三年庚午。因为此墓在金鸡村境内，我立即联想到了金鸡碑立碑人杨氏家族，于是查阅了杨氏族谱，果然发现这是金鸡碑立碑人杨志贵（字进儒）之墓！族谱上关于杨志贵的信息很少，只说他“业儒未就，捐员外郎职”，卒于崇祯庚午年七月，葬老屋后，西山卯向。

清明节前，金鸡村的杨佐文

先生跟我联系，说他们找到了金鸡碑另外一位立碑人杨志员的墓，不过墓碑已经缺失，想重新立一块新碑，希望我能帮他们撰写一下墓碑文字，我欣然应允，便结合古今碑文之法拟为“明省祭大夫杨公讳志员之墓”十二字，按“生老病死苦”碑文口诀，末字落在“老”上。杨先生还邀请我清明节假期如有时间可到杨家祖山考察，恰巧怀宁县怀腔黄梅戏研究会邀请我清明节前回怀宁参加探访黄梅山活动，于是便在活动结束后第二天与刻碑人张本忠一起到金鸡村拜访了杨佐文、杨孝林等杨氏族人，在杨家祖山看到了被略加修葺恢复的杨志贵之墓，经罗盘测量墓向为西山卯向，也就是坐西朝东，与族谱所载一致，而金鸡碑则位于其八百米外的东偏南方

向。另外我们还顺道考察了清初本地鼎鼎大名的武林人士杨齐玉的墓地。关于杨齐玉的传奇故事，我在父祖一辈的口传中就听到过许多，今后有机会一定要专门给他写一篇文章。

据我所知晓的情况，怀宁县境内很少有明代墓碑存世，所见到的也大多风化严重。杨志贵的墓碑距今已近四百年的历史，之所以保存非常完好，除了受家族就近看护之外，从其本身形制来看，更主要的是因为它是一块“戴帽子”的石碑，上面的“石帽”能为下面碑体遮风挡雨，减缓了自然风化的进度条。相比四百多岁的金鸡碑因为没有“帽子”致风化严重而言，杨志贵的墓碑则要幸运得多。

因此不管是从四百年墓碑本体来说，妥妥的已经算是一件难得的文物了，还是作为怀宁金鸡碑立碑人的光环加持，其历史价值自不待言。所以我强烈建议当地把杨志贵之墓列为文物保护单位，将它与相距八百米的金鸡碑进行关联，让冷冰冰的碑刻文物充满叙事性，在我们面前变得鲜活起来。



五彩大地 李海波 摄

◆ 儿女情长

寿宴上的瑕疵

桐城凡怡

老妈今年八十岁，身体硬朗，耳聪目明，每天听小说，也看视频刷抖音，穿针引线毫不费力。她平常在家自给自足，做饭洗衣搞卫生，星期天还会做饭给我们吃，说出来人家都羡慕我：人到中年还有老妈心疼，真幸福。

早在去年国庆节，一家人聊起老妈八十大寿该怎么过，她却连连摆手，再三叮嘱，不想大操大办，既怕麻烦亲友，也怕我们子女跟着受累。我说：“我们忙点是应该的，你是不想让亲友破费，那就听你的，一切皆依您心意。”她反倒笑着提议：“要不你们带我出去躲一天生日？安庆、合肥都行，出去玩就当过生日了。”

我和女儿一商量，她说外婆还没踏足过上海，不如直接去上海，逛逛外滩、走走豫园。我有点担心外婆年纪大了走不动长路，女儿说大城市景点都有轮椅租赁，专为行动不便的长者考量，很方便。想起之前去杭州西湖，也是丫头提前租了轮椅，老妈才敢放心出门，一路笑语盈盈，玩得特别开心。

今年正月十五过后，老妈走了几趟亲戚，想法忽然变了。她说好几位老姊妹都劝她：八十岁是大寿，怎么能躲着过？趁如今亲朋康健、能聚能乐，庆贺一番。待到九十高龄，世事难料，未必能全员相聚，所以能聚的时候就该热热闹闹聚一场。老妈一听也动了心。

既然老人家想热热闹闹办一场，我便立刻张罗起来。选酒店既要离家近，又要够大气，最终选定紫荆饭庄的多功能厅，宽敞体面。随后精心布置场地，敲定丰盛宴席，预订寿桃蛋糕与芬芳花束。

老妈生辰为农历二月初六，二月初二那日，我思忖蛋糕鲜花皆是寻常祝福，总想为母亲筹备一份别样惊喜。遂上网寻觅寿辰创意，在众多生日创意视频中，一眼相中惊喜喷钱机。赶忙与商家对接，确认初五可到货后，立即下单，又特意去银行换了各种面额的新钞：29张10元、16张20元、6张50元、7张100元、16张5元，一共1690元，图个“一路顺、长久寿”的好寓意。我还专门写了一段百字以内的祝福文案。

这场惊喜全程保密，没告诉任何人，也没有任何彩排，只为给老妈带来突如其来的温暖，为她八十岁生日添一份不一样的仪式感。

生日当天现场，因喷钱机隐藏位置受限，喷洒效果没能很好展开，闺蜜摄影师也没有及时转镜头跟进拍摄，这算略有瑕疵。但子女们成双成对送上的祝福语不断，临场发挥的卡顿笑料百出，满室欢声笑语和起哄，场面热闹又温馨，暖意融融。

这场八十大寿，简单又不失隆重，老妈眉眼间尽是欢喜，看得出来是真开心。老人满意高兴，比什么都重要，也是子女们最大的心愿。至于之前说好的上海之行，就留到下次吧。待来日闲暇，只要老妈愿意出门，有的是机会带她出去走走看看。

◆ 生活流水

康复科的人

程云川

转入康复科那天，冬日的阳光透过百叶窗，在白色床单上切出一道道细碎的光斑，像极了某种无声的入场仪式。护士轻手轻脚地放下监测仪，语气不疾不徐，却字字清晰：“生命体征稳住了，但恢复，得慢慢来。”这句话像一把钥匙，轻轻旋开了我对康复科的全部认知——这里是生死线后的缓冲带，也是一场没有明确终点的长途跋涉。

如果说ICU是与死神短兵相接的战场，那康复科更像一片晨雾弥漫的森林。没有手术成功的欢呼，没有药到病除的奇迹，只有日复一日重复再重复的训练，和空气里丝丝缕缕交织着的急躁与倔强。治疗师的声音偶尔会拔高，那不是责备，是看着患者原地打转时，心里烧着的那把火；护工们擦身、喂饭，动作

里藏着疲惫，却总能在患者一个微小的进步时，忽然笑开了眉眼；而我们这些病人呢，更像被急躁裹成了茧——曾经听话的肢体突然像断了线，清晰的言语变得磕磕绊绊，那种

从云端坠落的无力，比任何一道伤口更磨人。

病房里的故事，每天都在无声地长着。斜对面床位的大哥，高空坠落伤了颅脑，刚来时连睁眼都费劲。家人每天趴在床边，一声声喊他的名字，陪着治疗师做促醒训练。有一次我凌晨醒来，看见他父亲握着他的手，一遍遍念叨着家里那些琐碎小事，声音沙哑得发颤，却从没停过。靠窗的小伙子更让人心头发紧——他是为了救一个坠楼的孩子，自己从高处摔成了高位截瘫。入院头几天，他整日不说一句话，眼睛空洞地盯着天花板。直到有一天，治疗师推着轮椅带他经过走廊，阳光忽然落在他脸上，我听见他轻轻地、像怕惊动什么似的说了句：“天好蓝。”

我也曾深陷那种灰蒙蒙的迷茫。神经受损的诊断像块巨石压在胸口，翻遍了权威资料，最终不得不承认一个冷冰冰的事实：神经损伤，无法完全修复。网上那些号称“包治百病”的神医，说到底不过是换个花样的骗局。西医的无奈，中医的局限，让我第一次真真切切摸到了现代医学的边界。可康复科的奇妙也正在这里——它从不会让光彻底熄灭。治疗师见我握不住弹力带，就一遍遍耐心调整方案；邻床的老伯隔三差五分享他的“康复心得”，说“每天多抬一次手，就是赚了”；就连保洁阿姨路过时，也会笑着丢下一句：“小伙子，今天气色好多了。”

印象最深的是那位退休教

师。中风后右侧偏瘫，却每天雷打不动地用左手练字。他的抽屉里放着一本字帖，每一页都歪歪扭扭爬满了汉字，从僵硬生涩到渐渐流畅。有一次我忍不住问他，何苦这么较劲。他举起那张写满字的纸，笑得像个孩子：“身体可以有缺憾，但日子不能少了滋味。”那句话像一束光，劈进了我灰扑扑的康复时光。从那以后，我开始认真对待每一次训练——从艰难地坐稳，到慢慢地迈步，哪怕进步小得几乎看不见，也不再轻易说算了。

在康复科待久了，慢慢懂了：这里的“治愈”，从来不是一场轰轰烈烈的奇迹。它是治疗师指尖精准的力度，是家属眼底不肯熄灭的坚持，是病友之间一个无声的对视，更是自己终于愿意和身体握手言和。我们在一次次重复里对抗肌肉的僵硬，在一点点进步中重新捡回对生活的掌控，也在彼此的陪伴里悄悄明白：康复，从来不只是身体的重建，更是心灵从废墟里站起来。那些看似枯燥得发霉的日子里，藏着最朴素却最滚烫的期盼——期盼能自己端起一杯水，期盼能清清楚楚说出一句话，期盼能再次用力拥抱那些平凡得不能再平凡的日常。

三个多月后，我终于能扶着栏杆慢慢走了。那天我绕着康复科的走廊走了两圈，阳光透过玻璃窗暖暖地洒下来，眼眶忽然就热了。回头想想，康复科的每一个角落都刻着故事：训练室里此起彼伏的发力声，病房中深夜还亮着的小夜灯，走廊上相互搀扶着一步一步挪动的背影。这里没有惊心动魄的抢救，却铺展着最真实的生命图景——有人在绝望里咬着牙守着，有人在困境中一点点破土生长，有人靠着彼此的温暖熬过漫漫长夜。

